

谢德才散文三篇

桑植的萝卜

手攥住翠绿的缨子使劲一拔，“噗”的一声，裹着湿泥的白萝卜就拔出了土地。

蹭掉泥皮，瓷白的身子，带着山野的凉润，咬一口，发出“咔嚓”声响，甜丝丝的汁水浸满嘴，一点辣喉的滋味都没有。这就是桑植的萝卜。

桑植的萝卜，长在深山里，吸的是天地山水之气，从头到脚，都是实打实的甜。常年凉润的风绕田而过；清冽的山泉水，顺着泥土的缝隙进入。昼夜的温差，悄悄地，把清甜凝在根茎里。根须深扎在土壤里，就着暖阳，沐着晨露，桑植萝卜便在这方沃土里慢慢地生长。生长出来的萝卜个个饱满。切开来，白而嫩。

漫山遍野的绿缨子，铺得满眼都是。菜农弯腰在地里忙活，装筐的竹篮，摆得老高。三轮车穿梭在机耕道上，一筐筐白萝卜运下山。刚拔的萝卜，带着泥腥气，菜农随手搓掉泥，剥开皮，咬一大口，脆、甜，汁水顺喉而流，倦意瞬间消散。一辆辆货车载着萝卜往远方跑，长沙的菜市场、港澳的商超，就连海外的货架上，都能见到这桑植萝卜的身影。小小的萝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桑植人吃萝卜，从来不用复杂的法子。生啃是最直接的甜，刚从地里拔的萝卜，带着露水的凉，咔嚓一口，脆生生、甜丝丝。山里的孩子，揣一根在兜里，走一路，啃一路，比吃水果还解馋。削了皮切成丝，拌上点醋和辣椒，酸酸辣辣，脆脆爽爽。若配点小酒，更是舒坦。配着米饭吃，解腻又开胃。最地道的是，萝卜丝和腊肉、鲜肉、腊肠一起炖进锅里，慢炖。萝卜耐煮，久炖不烂，吸足肉香，却还守着自己的清甜，入口即化，下饭自不必说，大人孩子都爱吃。吃不完的萝卜，就晒成萝卜干，腌成酸萝卜，封在坛里。等一些时间，取出来，还是满满的山野鲜气，闻着都香。

这藏在泥里的萝卜，早成桑植人日子里的甜盼头。从前守着大山，好萝卜运不出去，烂在地里让人心疼。如今，不一样了，合作社领着大伙种萝卜，轮作的土地更肥，萝卜长得更漂亮。直播间里，村干部举着萝卜直播，萝卜变成萝卜干，萝卜条，销往全国各地。菜农靠种萝卜增收，日子像萝卜一样，甜滋滋的，越来越有奔头。

桑植的萝卜，就像桑植的人，扎扎实实地扎根在土里，不挑环境，不娇气，吸山水的营养，默默地生长，最后把甜藏在心里，变成嘴里的滋味，手心里的生计。

一个白萝卜，从桑植的泥土里长出来，裹着泥香，带着清甜，尝到的是山水的馈赠。

这泥里长出来的甜，就是桑植舌尖上最朴实的味道。

桑植的蜂蜜

从花蕊里衔来的甜，经蜂翼绕着青山揉过，最后凝在瓶子里，成为桑植最地道的蜜糖。

没有花哨的工艺，凭大山的花、山里的蜂、守山人的手，酿出的甜，清润不齁，抿一口，满嘴都是桑植山水的味道。

桑植的山，是天生的蜜源地。这里的坡坎地头，从不缺花。春意挂在枝头，冒头的野樱桃花开满枝头。金灿灿的油菜花，漫山遍野铺开，风一吹，花香裹着泥土气漫过山坎。到了夏天，桐花挂在树梢，野蔷薇爬满崖壁，淡紫的、雪白的，开得热热闹闹；秋天的野菊、山枣花藏林间，小小的花，香味却浓；冬日里，溪涧边，也有耐寒的小野花，顶霜而开，让蜜蜂冬天也有蜜可采。这些花，不用人侍弄，吸山里的富氧空气，喝着清冽的山泉。长出来的花，蜜腺里藏着甜。

蜂箱摆在屋前屋后，树荫旁，岩洞边。粗笨的木头箱子，盖块旧粗布，就是蜜蜂的家。

天一亮，蜜蜂飞出箱，细腿沾花粉。钻进这丛花，又扑进那丛花，日出忙到日落，把整座山的甜一点点地衔进蜂巢。养蜂人从不会催，也不会管太严，就由蜜蜂在山里飞。他们说，蜜蜂通灵性，山水养出来的花，酿出来的蜜，才是舌尖上桑植的味道。

取蜜是山里的大事，总要挑个晴好的日子，等露水全干，阳光暖融融地洒在山坡上。这时候的蜜最稠、最香。养蜂人戴上面罩，手里捏着磨得发亮的割蜜刀，脚步轻轻地走到蜂箱旁，慢慢地掀开箱盖。蜂群围着他，嗡嗡响，却不容易蜇人，像是知道这是收获甜的日子。顺着蜂巢的纹路，轻轻下刀，金黄的蜜脾被割下来，蜜珠顺着脖子往下淌，滴在手上，黏糊糊的，甜、香一下子蹿了出来，飘得全是甜，引得放牛的娃子趴着树桩望，小手攥着衣角直咽口水，连狗也凑过来，鼻子凑到蜜脾旁嗅个不停。

割下来的蜜脾，蜜眼细密密的。

刚好能滤掉蜂蜡和碎脾，只让纯纯的蜜汁一滴一滴地淌进盆里。蜜汁淌得慢，阳光照上面，金闪闪的晃人眼，养蜂人就坐在一旁守着，手里摇着蒲扇，赶紧飞过来的小蜜蜂嘴里哼着山里的小调。它们的日子慢悠悠，像这淌着的蜜汁，甜而有味。桑植人从不会熬煮蜜糖，说生蜜才藏着花的本味，熬了就失了那股山野的清润，本好的蜜，直接舀进瓶子，封口，摆在灶房的角落。日子越久，蜜越稠，香越浓。

这坛蜜糖，藏着桑植人过日子的甜。

舀一勺冲温水，甜丝丝的，润着喉咙，一天清爽；孩子们嘴馋，捏一小块，抿在嘴里，甜得眯起眼，蹦蹦跳跳地跑开；农忙时，歇口气，喝口蜜，倦意全散；走亲访友，拎一罐自家酿的蜜，不用多说，就是最实在的心意。外地人尝了，总说这蜜和别处的不一样，不齁不腻，带着淡淡的花香，桑植人就笑着说：“这蜜，是吸了山里的雨露，沾了桑植的阳光，酿了大山的情谊！”

桑植的蜜糖，虽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却是这方水土最真切的馈赠。它从山花中来，从蜂翼中来，从养蜂人的掌心而来，最后酿进日子里，甜。

桑植的叶叶粑粑

谁能想到桑植山里随手摘的粑粑叶，竟能把糯米的糯、黄豆粉的香、红糖的甜，全裹进日子里的温柔。

这叶子，生在坡坎地头，一点不起眼，却被桑植人揉进灶台的烟火，捏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叶叶粑粑。咬一口，满嘴是这方水土养出来的清甜、暖心。

叶叶粑粑的叶子，桑植的山里随处可见。桑植山，奇形怪状的有，普普通通的也有。只要走进山，阔大的叶片，一眼就会撞上。

摘叶做粑，得先费些功夫打理。在清水里，反复搓洗，把叶面上的细绒搓得干干净净，再丢进温水里煮上几秒，叶身一软，一股藏在叶脉里的清香就溢了出来，不浓不烈，刚好压住糯米的腻。裹粑时，不粘米。这是桑植人过日子的小巧思，人们不糊弄每一口吃食。

做粑的糯米，桑植也盛产。桑植的田里，只要风调雨顺，稻谷长起来挺快也挺漂亮。糯稻，颗粒饱满，像撒在簸箕里的碎珍珠。

糯米泡进清水缸，泡到米粒胀胖，用手指轻轻一捻，碎了罢休，再磨成细的米浆。用块粗布缝个布袋，装入米浆，滤水，水滴答滴答地落，落至米浆凝成糯糯的糍团。做粑粑的人，坐上小板凳，把糍团揉得光滑溜溜的、软乎乎的。捏在手里不粘手，透着韧劲。这揉出来的，不仅是糯米团，更是山里人做事的踏实。

叶叶粑粑的馅，随心配，各有各的味道。红糖拌上炒得焦香的芝麻，甜而不腻；红豆煮烂，拌上作料，绵密抿嘴就化；山里孩子最爱的是拌些黄豆粉或炒熟的花生米或者腊肉。咬开，香得咂嘴；偏爱咸口的，包上腌菜，咸香入味，便是贴心的家常。

包粑粑的功夫全在手上。桑植女人的手不仅干地里活厉害，还会揉裹美食的甜。揪一团糍团，放上馅，轻轻一收，在手心揉。一片洗好的粑粑叶，顺势一卷，叶尖往侧边一折，不用绳绑，凭粑粑叶的韧劲紧裹，馅被裹得严严实实。一个椭圆形的叶叶粑粑就这样诞生。之后，将叶叶粑粑码在蒸笼里，一层一层，挨挨挤挤，如大山里树上挂的野果，一盯上，就喜欢。

蒸叶叶粑粑，得烧柴火。锅里添些水。灶膛里的干柴，“噼啪”作响，蒸汽渐渐往上冒。粑粑叶的清香，加糯米的香甜，弥漫屋子，飘出灶房。香绕房前屋后转，转得孩子们趴在灶台望。隔一会儿，孩子们扯着大人的衣角问：“叶叶粑粑，熟没？”大人笑，摆手：“急啥，香透了，味才够！”

掀开蒸笼盖，瞬间，热气扑面。随便捏一个叶叶粑粑在手里，烫得甩手，却舍不得放下。小心翼翼地剥开粑粑叶，糯白的粑，沾着淡的叶味，口香糯一样的软。咬一口，糯米软糯粘牙，但不腻，红糖的甜、芝麻的香，与粑粑叶独有的清润在嘴里散开，满口都是山野的清甜。若放凉了，在锅里热一热。外皮焦脆，内里软糯，又是另一番滋味。

外地人来桑植尝一口叶叶粑粑，领略一方土地山水，是常事。这叶，是山野间的寻常物，被桑植人揉入日常生活：在桑植的紫御山水或民歌广场的大街小巷里，人们走路时，手里都捏着叶叶粑粑，吃，吃出了开心的笑；塞几个叶叶粑粑在口袋里，走亲访友，送上这份特殊的礼物，一送，连同久违的亲情感也送了来；孩子放学回家，一个温热的叶叶粑粑抓在手里，吃后，竟忘吃饭！

桑植的叶叶粑粑，裹住的，不仅有糯米的糯与甜，更具山里人朴素的烟火与时光中的温暖。



天门山下的眷恋

□ 李飞 孙乐

已近不惑之年的我，一直平凡地默默守护在天门山下的机场。岁月且长，但心田总有抹不去的深刻记忆，它总在我脑海不断回响。

我常常将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工作环境，与天门山背景融合在一起。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父母辈的影子、天门山的影子，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愫。父亲曾在绵阳机场工作，我和母亲同在荷花机场工作。父母时常给我动力。两代人同在机场工作，或许是命运巧合安排。随着时间推移，我倍加珍惜和钟情于机场工作，乃至产生了职业信仰。

每当清晨，霞光自天门山巅缓缓倾泻而下，映衬着天门山雄奇挺拔、亿万年清晰的轮廓。不一会儿，霞光就会漫到山脚下一片平整开阔的地方——荷花机场。晨光中的机场跑道，像一条被熨得十分平整的银灰色缎带，静卧在天门山脚下，等待着飞机的一次次拥抱与离别。

民航工作有特殊性，逢年过节，运输十分繁忙。为旅客安全出行，我们始终坚守，夙夜在公。我们常常工作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重复着同一艰辛的工作程序。

不知不觉间，在机场工作已近20年。我始终默默坚守着父母的愿望，他们就像铺路石，希望我也沿着他们的路走下去，继续做一颗小石子。去奉献，去竭诚为旅客服务。小时候常听山民们说，天上的飞机、地上的汽车，都有父母之分，说法里带着远古天工造物的朴素想象。如今欣慰地看到，荷花机场的周围村庄，早已告别贫困落后时代。一只只起飞或落下的巨大“铁鸟”，在山民眼里，早已超越性别的原始隐喻，成为一种博大、精密的存在。它更像传说中浴火而生的凤凰，每一次起落，都衔来一片崭新的天光，将山的沉寂与河的悠远，织进世界经纬交错的网里。

这让在机场工作的人，无时无刻不感到自豪。机场一侧，白色观测台静静矗立。走进其中，仿佛踏入一方疆域。巨大的屏幕上，风云以数据的形态奔流，每一片云霞的滋生、每一缕气流的旋动，都是屏幕上跳动的曲线与斑斓的色块。

我的一位早已退休的导师，十分熟悉张家界。他跟我说，你心里一定要装着家乡。他最得意的作品，不是某次漂亮的起降，而是他那些散落在各条航线的学生。他说，每一个工作的地方都是你成长的摇篮。有一年除夕，他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那头是正在跨越北京至张家界的航线。那边兴奋地说，刚才透过舷窗往下看，彩色的阳光照射在天门山，真是太美了！天门山的坚毅，让我们永远都不会逃航。

谷雨时节

□ 管淑平

每逢谷雨时节，家乡总是会下一两场雨。雨水细细密密，乡村雾气萦绕，远远地看去，整个村落宛若一幅静谧的水墨。草木为笔、春雨为墨、房屋为画、花朵添香，远山作为点缀。在这细雨绵绵之中，整个乡村也悄悄地隐匿了，看不见原野的小路，看不清山间的树木与河流，就连钻出烟囱的炊烟，也很快就消失在雨雾之中。

果真是“雾锁山头锁雾”，为这贵如油的春雨又添一抹迷人的意趣。谷雨时节，风清气朗。下过一场春雨，村里村外，空气更清新了。山里草木长得蓊郁，花朵是美人的脸庞，开得正好，一切都慢下来，在雨水中含情脉脉。而且，这雨一下，种在农田的庄稼也生长得更安稳，农民的心里更踏实了。是的，这春雨就是一场及时雨，悄悄地来，轻轻地落，潇洒又从容。

我记得以前住在乡下老屋时，每个下雨天里，我的睡眠总是很好。夜晚躺在床上，只听见窗外雨点淅淅沥沥地落，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噼里啪啦，如珠落玉盘，声音清脆。我轻轻闭着眼睛，耳朵却闲不住。那些雨声，很有节奏，似琴弦撩拨一般，悠然地“跑”进我的耳朵，“滑”进我的心里。雨声如歌，我听着听着，就进入梦乡。夜里，我睡得很安稳，几乎没有醒过。

下雨天，最曼妙之事，莫过于撑一把伞，独自漫步



田间。雨点打在伞上，滴答作响。慢慢走，不着急。脚步踩过的地方，会多出一道水花。草木在你身边，你的眼里是一畦畦的土豆苗，那样蓬勃地长满了田间。栽种不久的玉米秧苗，个头娇小，在雨水的润泽下，茁壮成长。那一株株小辣椒，青青的，愈发惹人爱。

即便不出门，就单纯地坐在院坝听雨也是一大赏心乐事。雨水顺着屋顶瓦檐沟落下来，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水柱。乍一看，像是一道水晶做的帘，晶莹剔透。雨似乎总是落不完，仿佛在倾诉着从寒冬到暖春的漫长光阴。春水盈盈，春雨如丝，是世间最美的呼唤。这雨一落，树木萌芽，花开叶绿，一切欣欣向荣。

雨后天气新，山里也很空旷。迎春花、油菜花竞相开放，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金灿灿的，一簇簇花儿很是讨人喜欢。乡村与都市的不同，不用门票，也不用排队，推开门窗就能目睹自然盛景，这是真正亲近自然，与自然为友。

碧空白云，始终在人们眼前。阳光温暖，空气清新，深吸一口气，鼻尖全是花草香。这美好的春光，真让人沉醉其中。杨柳婀娜多姿，微风吹过，摇曳曼舞。漫步山间小路，倾听鸟雀歌唱，心旷神怡。

我敬畏这一场春雨。雨生百谷，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筑路人的荣光

□ 杨丽丽

没有聚光灯的璀璨
也没有掌声的环绕
你们的战场
是荒山野岭
是泥泞与风沙
是无人问津的远方
一张蓝图，一根标尺
一身沾满尘土的工装
把崎岖踩成平坦
把沟壑铺成通途
让悬崖低头，让江河让步
让原本隔绝的天地
有了相遇的方向
烈日灼晒脊背
寒风吹裂手掌
每一寸路基
都浸着汗水与倔强
每一座桥梁
都撑起跨越的渴望
你们在寂寞里扎根
在风雨中生长
没有显赫的名号
没有华丽的诗行
可车轮滚滚向前
旅人奔赴故乡
都踏着你们铺就的希望
路延伸向远方
荣光，就刻在
每一寸坚实的路面上
刻在万家灯火
因通达而明亮的心上

空座位 (外一首)

□ 王纪金

一大家人，在老家聚餐
妻子给他摆好碗筷，斟满酒
她知道，他不回来吃饭
他是家里的长子，座位
在父亲旁边
妻子给他夹菜
儿子也给他夹菜
老父亲、弟弟、妹妹，与他碰杯
他们都知道，他不回来吃饭
他很忙，经常说：
等执行完任务，准时回家吃饭
他经常食言
一晃，已是三年未归
他住在了山上，终于不忙了
却再也没说过，准时回家吃饭

清明

坟前
跪成一一张张弓
思念的箭
早已射穿天上人间
年年清明的杜鹃红
都是人间未愈的
思念伤口

清明雨

□ 李红慧 李丽辉

走在故乡的小道上
一段又一段的往事
一叠又一叠的思念
在潮湿的记忆里
百转千回

春去了，夏会来
秋去了，冬会来
在四季的更迭里
年华就像流水

有些别离
注定后会无期
有些爱与曾经
注定无法释怀
清明的雨
把天空洗了又洗
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试图掩饰沉重的记忆

如今
我与母亲的距离
隔了一柱香
酿在杏花村的酒
浇不了我思念的愁
就让它
随风化雨
淋湿脚下的这片土地